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四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五

藝文記三

宋

筠州無訟堂記

孔武仲

筠州刺史治舍前臨蜀江後接山谷相傳以為仙人李八百之所居也其地與市井絕造舟為梁以通往來故其門庭靚深有洞府之氣自廳事以北林木相重間以華屋有堂在中名曰無訟堂朝散即許君長卿之所建也筠江西支郡始者市區寂寥人物鮮少近歲乃更昌大蕃富其屬邑布在險阻樂歲粒米狼戾而四方商賈不能至困倉之積守之至白首而不發苟治之有方足以無事許君之來因以風俗示以法度以忠恕簡約行之期年民大信服獄訟為少暇日登斯堂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五  
與賓客從容究民疾苦求所以善其後者則君之命堂其意  
可見嘗聞爲吏者其資不同而功效亦異也處誠履素以忠  
利惕隱爲民宗主人望其容貌而爭意銷亡此德之盛也先  
事立決事至立斷直者伸矣奸僞遁逃此之謂敏次也民懷  
其不平出于山澤之中羸糧百里以赴愬于上夾以銳卒臨  
以白挺蠢愚者望風股栗逡巡而退亦足以無訟復有畏憚  
大吏以矜飾取寓訟于門匿居于市積月踰時不爲訾省而  
囹圄亦空其形甚似而離實遠矣許君良吏也吾可以無憂  
然亦不可不爲方來者戒紹聖四年正月十一日記

### 信州學記

信州新學作于元豐五年十一月之庚寅成於明年三月之  
乙未既成州之學者相與造余而言請爲之記惟聖宋刻五

代之弊合并四海仁義禮智之澤浹于民心者百有餘年而  
熙寧以來學校最盛內自京師旁達邊郡聚士有舍講業有  
師課程誦說與夫賞罰陟黜之法日增月長以至大備四方  
之士幸遭太平君子長養人材之時羸糧束書爭集黌舍惟  
恐在後信爲江東之遠州南屬閩東被浙士之待舉者七百  
餘人而例不除學官前此三年天子從使者之請以州官兼  
治學事余適爲幕中吏得以承乏庠序其地在子城之東形  
勢庫窄民廬挾其旁山林蔽其後居處無夏屋出入無高門  
而士之來者猶相望不絕何耶相招以講習論辨之益而於  
居處之安則未暇議也夫居不求其安者士之分也上之所  
以待士者豈當若此乎傳曰處士就閒燕蓋教之不以其道  
居之不以其地其病一也在位者孰不欲有爲以厭滿人心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五  
之所願然文書有上下之稟議論有同異之惑財局於府庫而不可出力隱於兵民而不得用此事之所以常廢而人不被其澤也竊爲學者憂之會轉運判官郝公亶知州事楊公仲孺相與謀議以招學者爲先急乃發庫錢五十萬以付有司而余實與二三聯事之人升降險阻擬度廣輪凡地之在民者勸以貿易良材堅甃出於諸縣然後隳山發石翦劘草木高者損以爲平狹者培以爲廣旁積步道以屬於舊學之北而營其上爲經史之閣教授之堂諸生之舍環起叅出整若碁局眎舊之廣加倍以增高丈有三尺諸山森然若翔若踊出於三面使示之來者去湫隘而即亢爽脫卑隘而登高明又爲之大其正門高其牆垣庖湏之所皆易新之而飲食燕息之具滋設此余與二三同僚所以佐公上之命而勸相

學者之萬一也夫學之道先後有倫始卒有漸不得其端雖有強力不可以至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夫所謂人倫者豈他乎哉其分見於君臣父子之間其守寓於仁義忠信之際其文禮樂詩書其聲籥鼓琴瑟士之志於道者不憚歲月以游心於其間至於四十年焉則可以仕矣此聖人所謂不惑之時也涵之益廣濬之益深又十年焉則性命之理較然于前若數一二則可以爲大夫矣此聖人所謂知天命之時也然則知天命當在四十之後而學之所教者未成材之士也古之人知此而求之是以行應規矩智揆萬變處焉可以爲子弟師法出焉足以有功烈于民蓋道德在我則其成物爲不難焉今學者既得朋友以相與處矣則學之序可以不知哉按舊學作于嘉祐七年距今未遠而



棟梁有敗折者甃瓦有斷缺者物之興壞不可久其勢如此後數十年間則今日之新豈特爲故耶意必有更而大之者不爲之記則懼無以知今所以興作之詳也乃爲之書使來者稽焉

### 安堂記

朝奉郎太原王公出守上饒之初更新約束上下就序決事以敏待人以誠情者勸勉奸者懲革未幾翕然稱治乃爲堂於使廳之後曰安堂客謂公曰天子躬親萬幾日旰而後食詢求良吏付以遠民公來治未久柰何以安佚自處耶曰非此之謂也吾疾夫世之營營而不安於分守者欲以爲戒且自勉也於是魯國孔武仲爲言其義曰天下之事日接于人者多矣利害榮辱之變盛衰進退之序循環如寒暑迭至如

晝夜凡寓形于天地之間者莫不由之而君子之所以異于衆者以能安之也今夫茅茨爲覆上庫下濕人以其爲不如雕牆華宇也斷轅折軸驂以款段人以其爲不如朱輪駟馬也穿綈爲袍敗革爲履人以其爲不如錦衣赤舄也藜羹脫粟每食不飽人以其爲不如方丈五鼎也以在彼爲有餘以在我爲不足疲心乏力以求之求不得則怨且怒幸而得之未幾何時而復勝之者至矣于是與物競逐轉至於無窮往往冒寵邀利而不知息或欲趨福乃更速禍豈不惑哉君子明于此是以修其在己者朝夕不怠而其外來者皆有以應之而不留于胷中其視富貴猶乘舟也方其濟川也未嘗不以舟也已濟則舍之亦未嘗睽睽于舟也其視貧賤亦若此而已故朝爲下士暮爲三公不以爲加毀裂軒裳退編白屋不以爲損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五  
與之不喜奪之不怨惟其所遇而無不自得焉其達也若固有之其窮也我何憾于彼哉此古人之所同也公才大名美而門族之盛冠天下然不以貴勢自驕務推所學見于行事治縣佐州聞譽大著同時並游之人或踐歷臺省日久或乘傳持節出使四方乃循次而進試一州于江湖絕遠之地在常情疑若未滿而公優游此堂思所以修職業報上恩賓客之至清談終日而世俗之所慕者無所累于其心可謂賢矣武仲來此公待之甚厚當紀風迹以告後人況公又見屬乃不辭而爲之記

南安軍學記

彭汝礪

南安地阻隘其民貧多訟學者不滿百人程侯敏叔嘗爲屬邑令未十年以祕書丞出守始至見吏民道上之德意訪問

利病興廢以時既獲豐年迺因餘財改作學宮而侈大之軍民父老瞻望歎息謂其子弟曰自五代之亂吾鄉皆役於賦壯者軍旅老稚溝壑宋興百餘年恩德茫覆厚矣少懷老安無憾于養生送死之際今程侯不我鄙夷又貽我以遷善之所可謂幸哉遂求文以志侯之功汝礪曰先王盛時自京師達天下自鄉達于家莫不有學民不致力於耕桑則致其知於詩書不在其家則在庠序師有德朋友有信冠婚喪祭有禮飲食衣服有政而邪僻無所自入也有道則承之有能則庸之而不肖者無所僥倖也後世學校廢教養之具闕民始不見先王之法淫辭無禁詖行不誅於是民不能見其性矣忠性不勸而浮僞者取道德不尊而庸邪者進於是民不知命矣漢迄唐更盛迭衰而其始終不及三代者以此也主上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五 五  
紹天稽古始革去養材之弊京立博士州設學官法度雖具而吏或因循未知所以奉承明詔侯在小邦乃能以學校爲先豈不賢哉然學之道甚易知而人莫能之者未得其本故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夫人莫不有親也而知事之莫不有兄也而知從之則所謂仁義之實已先得矣文章誦說皆其末流也侯誠能因其性而導之又告之以先後之序隨申之以天子勸勉之法則慕爲學者宜多成材民雖有爭心亦何敢焉然則侯之爲學校者豈曰小補之哉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黃庭堅

晉陵邵君叶爲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於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將有嘉政

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時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爲亭命曰瑞芝犇走來謁記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身輕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於民間勵精萬事事無過舉然廟廷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五  
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洞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  
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怪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  
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  
生則羽儀於朝沒則蒸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  
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  
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郊藪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北渡河  
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也耶昔  
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鶡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  
相府上霸以爲皇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  
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餘而微信竒怪也恐丞相  
興化之條或長詐僞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爲江陵令  
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及風降雨遷弘農太守驛道

多虎嶠澠不通昆爲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爲光祿勳  
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  
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  
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武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  
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徼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  
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萋蒲扇庖羹莢紀曆嶰竹  
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世之有芝草特未定也  
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  
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燄而取之異草來瑞  
使因是而發政於民慘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士將盡心  
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  
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五  
吏之實使歸刻之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元豐三年夏四月提點寺務司言大相國寺星居院六十區院或有屋數楹接棟寄欄市井犬牙庖烟相及風火不虞請合東西序爲僧舍八區以其六爲律院以其二爲禪坊詔可之賜祠部度僧牒二百給其費其六年秋七月落成賜兩禪院名其東曰慧林其西曰智海尚書禮部言淨因院僧道臻奉詔選舉可住持慧林智海院者今選於四方得蘇州瑞光院僧宗本江州東林寺僧常總詔所在給裝錢上道聽乘驛於是常總固稱老病山野不能奉詔禮部以聞詔勿奪其志總公天下大禪師門人常數百或千人方京師虛慧林智海以擇士也禪林之子弟皆願其師得之及總公不出而道俗

傾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爲西用又將棄東林而追之於窮山凡可以安總公者皆盡心力爲之於是能者致力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辨者勸施數年之間爲夏屋千楹其廢興則自有記最後度爲轉輪蓮華經藏屋未及成而遣其徒永邦來乞予記予見邦之爲藏經其物材無苦調護墨工是正版權積書如山盡歷邦手如數一二予以謂能成總公所商度無疑也予問邦夫用力則外曩而不來用智則物猜而不應不用智與力物歸之無極此其故何哉邦之言曰蓮華藏世界海非人天澤虎嘯於陘震風薄木龍鳴於川大雲垂空若有召之者而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道芒乎昧乎物故萃乎予應之曰如總公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真其妙處然而來者芸芸豈真知之者耶予勉之藏成予爲若作記元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五  
祐六年某月既沒總公之世而經櫝猶在寓舍及其門人思  
度時邦與後來主事者柄鑿有不合因謝去久之度來告曰  
轉輪藏及藏殿今有六乞士發心猛烈殆將化成惟是藏經  
者邦有勛焉而先師之手澤也願終先師之志刻石紀之黃  
庭堅曰方總公盛時化蟻穴蜂房爲廣夏百區何其易也比  
其晚節末路度成一經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強  
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行百里者半九十者乎抑勦而有者其  
成壞自有數當成於度之世者雖總公亦不得勦而有之耶  
古之得道者閱世或餘百年而棲遲葦門之下雖有大檀越  
不聽增一草蓋知三界一切法衆生諸煩惱即是道場堅固  
法在此不在彼耶

南康軍開先禪院修造記

廬山開先華藏禪院江南李氏中主所作也初中主年十五  
先主秉楊氏國柄鎮金陵留中主與宋齊丘參廣陵政事中  
主年少好文無經世之意喜物外之名問舍於五老峯下欲  
蟬蛻冠冕之間鳳鳴林丘之表有野夫獻地焉山之勝絕處  
也萬金買之以爲書堂時方多故未暇會先主開國身任世  
子稍駸駸於富貴然語其舊僚未嘗一日忘廬山也其後中  
主嗣國數年乃即書堂爲僧舍蓋方其富盛時傾國服爲之  
亦推野夫獻地爲已有國之祥故名曰開先以了山道人紹  
宗主之所謂拾枯松煮瀑布者也及中主作洪都蓋嘗弭節  
雍容故榻與畫像存焉太平興國二年又賜名曰開先華藏  
然其主僧率以行義耆老至善暹時乃有衆數百人所謂海  
山橫行暹道者也於是開先始爲禪林矣由宗十四傳而今



行瑛出焉自瑛之前有道行者或不屑於世務有幹局者或義不足以感人故其補敝支傾僅僅有之不足言瑛得道於東林常總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初苦痰癖屢求去而不可卧病坊者餘三年乃作意一新之惟表章李氏時佛屋一區以其壯大簡古留爲後觀後人所作僧堂一區亦高深安隱視佛屋兄弟也故不毀開先之屋無慮四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方來之衆與其勤舊雖千人宴坐經行冬夏無不得其所願賓客之有事於四方者雖數百人夜半而過門無不得其所求蓋廬山開先棲賢歸宗圓通四禪院飯游客嘗居飯僧之半而瑛以其餘與遣化於四方之所入興舊起廢其成功也難故其落成也乞記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夫沙門

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爲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可不忌耶瑛曰然有是也今法王真子爲世界主佛母淨聖同轉道樞泰山之雲雨天下河海潤極千里何憂魔事耶雖然廣明之盜三災彌綸一切共業影響豈特末法比丘之罪邪會昌之詔吾又有以訂之其說不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夫毗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



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雖然妙莊嚴供實非吾事我於開先似若夙負成功不毀夫子強爲我記之我住此山十有二年隨緣所作窮於是矣我將煮東溪之菜懸折脚木牀以待夫子解腰而共飯黃庭堅曰此上人者蓋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游俠耶欲作記者亦窮於是因自書使刻之

南康軍都昌縣清隱禪院記

發豫章下流畧鄱陽之封據彭蠡上游距落星灣輿行一舍舟行百里有大聚落是爲古之鄔陽今爲都昌縣治所山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范寬得意圖畫蓋南山之於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清明處也其東則謝康樂繙經臺其西則石壁精舍見於康樂之詩石壁之灣洄古木怪石又陶桓公之釣臺也野老巖之下盤折爲隈隩其

土泉甘而繁松竹曰清隱寺者唐泰陵皇帝所賜名也其後縣令陳杲用咸通赦書改築於南山之陽自爾餘百年閱廢興多矣守者非其人至無用芘風雨以食熙寧甲寅令王師孟初得廬山僧建隆主之遂爲南山清隱禪院乙卯丙辰而隆卒長老惟湜自廬山來百事權輿願力成就而僧太琦實爲之股肱於今八年宮殿崇成凡所以安衆作佛事者靡不斬新松竹欣欣安樂雨露而無斧斤引高泉以致日用器械竒巧如人血脉周流於百體也陰房薜壁戶牖通達昔者虫蛇之寢廟虎豹之燕居無不畚築丹堊糞其寬衍以爲園蔬老者有所休壯者有所游少欲而常足無聚祿而果人之腹余得意於山川以來隨食南北二十年矣未嘗不愛樂此山之美故嘉歎清隱之心賞風月而同歸清隱曰吾與子同與



西華志 卷一百五十五  
不同付與五湖雲水惟是艱難以至燕樂強爲我記之清隱  
出於福清林氏飽諸方學最後入浮山圓鑒決遠之室浮山  
臨濟之七世孫如雷如霆觀父可以知子矣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吉州東山慈恩寺治平皇帝賜名也寺有江南李氏保大中  
刻石曰龍興寺而高僧傳言仁壽舍利塔在發蒙寺寺三易  
名其歲月皆失款識其傳曰隋文皇帝方隱約時有異人以  
舍利一掬遺之曰以此福蒼生因忽不見帝以示僧曇遷置  
堂中閱數日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世智所  
及此未可量有尼智遷數大言人以爲狂而不信陰謂帝曰  
象教堙沈一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其後周失其牧隋  
文受命仁壽改元迺詔分舍利三十置浮圖於天下高爽地

所至皆發祥下瑞三年又以所餘舍利五十有三分置五十  
三州皆選有道行僧調護至其州卜吉地爲浮圖吉州發蒙  
寺其一也實以西京光明道場僧慧最將命發地八尺得豫  
章板古瓴甃中置銀鬘舍利觀者皆震動唐天祐中夜雷雨  
大晦冥厥明視之浮圖左旋殆且盈尺故基宛然不相函蓋  
非人力所及靈瑞傳聞崇奉傾數州由天聖以來屢見光景  
志怪者或過其實而曲士持議以爲無是道彼恢詭譎怪流  
俗喜傳無以爲有寡見淺聞又裁耳目之外謂之不然故曰  
夏蟲不信冰霜醯鷄斷無天地彼何足論大方之家故咨攷  
實錄遺主塔僧師惠以告來者師惠喜事有經論學樂以余  
言勒之金石

蓮社圖記

李沖元



龍眠李伯時爲余作蓮社十八賢追寫當時事按十八賢行狀沙門慧遠初爲儒因聽道安講般若經豁然大悟迺與其弟慧持俱棄儒落髮太元中至廬山時沙門慧永先居香谷遠欲駐錫是山一夕山神見夢稽首留師忽於後夜雷電大震平旦地皆坦夷材木委積江州刺史桓伊表奏其異爲師建寺是爲東林因號其殿爲神運時有彭城遺民劉程之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張詮張野凡六人皆名重一時棄官舍祿來依遠師復有沙門道昺曇常惠叡曇詵道敬道生曇順凡七人又有梵僧佛馱跋陀羅佛馱伽舍二尊者相結爲社號廬山十八賢時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誠服乃爲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遠師以其心雜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歸栗里每來社中

或時纔至便攢眉而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得道士陸修靜居簡寂觀亦嘗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嘗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雜去還來者皆其事也此圖初爲入路與清流激湍縈帶曲折踰石橋溪迴路轉石巖一又繚而上石巖一二巖之間有方石池種白蓮華巖之旁有石梯度山迤邐而去不知所窮當圖窮處橫爲長雲蔽覆樹腰巖頂其高深遠近蓋莫得而見也傍石池有高崖懸泉下瀦爲潭支流貫池下注大溪漱石而激浪者虎溪也巖之外遊行而來者二人一人登嶺出半身者宗炳也一人踞牀凭几揮麈而講說者道生也一人



持羽扇目注懸猿而意在深聽者雷次宗也一人合掌坐於牀下者道敬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曇詵也一人執經卷跪聽于其後童子一舒足搔首有倦聽之意蓮池之上環石臺坐而箋經校義者五人石上列香爐筆硯之具一人凭石而坐者劉程之也一人手開經軸倚石而迴視者張詮也一人正坐俯而閱經者惠叡也一人迴坐拱手傍視而沈思者慧持也一人持如意而指經者慧永也一人捧經笈與童子持如意立其後又童子跪而司火持鐵向爐而吹一人俯爐而方烹捧茶盤而立者一人傍有石置茶器又一巖中有文殊金像環坐其下爲佛事者三人一人執爐跪而歌唄者曇常也一人坐而擎拳者道昂也一人執經卷而坐者周續之也臨溪耦坐者二人皆梵僧一人袒肩持短錫者跋陀羅也一人

舉如意據膝而坐者邪舍也童子一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其後一人露頂坦腹仰視懸泉坐而濯足者張野也童子持巾立其側又蹲而汲者一人石橋之旁峭壁崛起前有僧與道士相捉而笑者遠公送陸道士過虎溪也一人貌怪雄視捉膽瓶而立者捕虵翁也童子負杖卻立而侍一人乘藍輿者淵明之回去也淵明有足疾嘗以竹籃爲輿其子與門生肩之前者若欲憩而不得後者若甘負而忘倦蓋門人與其子也童子負酒瓢從之一人持貝葉騎而方來者謝靈運也旁一人持曲笠童子負笈前騎而行凡爲人三十有八焉一猿一鹿一器用草木不復以數計人物灑落泉石秀潤追千載於筆下畫羣賢於掌中開圖恍然若與之接揮塵而談者如欲懸河吐屑肆辯而未停默而聽者如欲屏息杜意審諦而



冥冥沈思者如欲鈎深味遠叩位關宅靈府而遊恍忽之庭  
梵唄者如欲轉喉鼓舌而有雲雷之響與潮海之聲行往來  
者如御風而遐舉坐臨水者如騎鯨而將去笑執手者軒渠  
絕倒達于衣冠蓋其心手相忘筆與神會而妙出意表故能  
奴隸顧陸童僕張吳跨千載而獨步非十八人不足以發伯  
時之華非伯時者不足以寫十八人之趣豈非泉石膏肓烟  
霞痼疾其臭相似故形容之工若同時而共處者也伯時於  
余爲從兄實山林莫逆之友爲此圖凡三十八日而成余得  
之遊居寢飾其下客來觀者或未知蓮社事因記其後覽者  
當自得之也圖成于元豐庚申十二月二十五日明年辛酉  
正月二十六日龍眠李冲元元中記

仰山廟記

張商英

仰山在州南六十里二神姓蕭氏仲父曰大分季子曰隆初  
廟在山之獺潭後徙於堵田唐咸通中封秩視文昌郎南唐  
時大分封威烈王隆封靈顯公本朝大中祥符二年改封王  
曰靈濟公曰明顯考之遺圖訪之耆舊昔有徐璠者宜春浦  
村人也還自維揚舟次彭蠡有兩蕭生附舟以載順風揚帆  
一夕至袁顧謂璠曰予家仰山之下石橋之右若欲雨欲暘  
乎璠悟其神也叩頭訴曰璠無田可耕雨暘非急俄而山水  
大至夷高淖下爲田五頃今浦村西徐田是也唐武宣間釋  
之徒有惠寂者隱于郴州王莽山以嗣瀉山靈祐之道宴坐  
之際禪牀陷地尺許山神跪曰吾地薄不足以棲大士袁州  
南仰山師所居也會昌元年寂捧錫而來尋澗而入夜憩大  
樾泊然假寐有二白衣進曰深山險絕師當何往寂曰吾欲



卜庵於此白衣曰我山神也願以此山施師寂曰汝能發歡  
喜心廣大心無障礙分別心則吾受汝施白衣曰諾即指集  
雲峯下曰庵基莫吉於此居數月神來告曰陋旅據水上游  
恐汗飲漱遂徙居下流五里三年四月十三日神又來言曰  
師淨侶日盛咫尺共住勢非所安請徙居中途且以族四方  
叅學爲一頓之地是夕大風雨拔木黎明廟已建于堵田寂  
之將滅也神泣別曰法恩深厚未知所報寂曰吾師瀉山以  
正月八日去寂汝能爲吾營齋吾事畢矣于是城中火神于  
空中具述其事太守再拜許之火乃滅遂于其日齋僧于廟  
席地而坐威靈恐怖衆莫之測神言曰何不造僧堂擊楫椎  
如叢林之制衆又從之徐鉉在金陵時二少年謁見風姿灑  
落語論高妙鉉曰二君吾國之秀也何相見之晚耶少年曰

僕家於宜春之南三十里方春農事興國人用羊豕腥羶姑  
至此避之鉉異之遣人物色已失所在此仰山之大畧也吾  
聞莊周之言夫道生天地神鬼神帝馮夷得之以游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然則山川之神皆得其所以爲之道而  
分授天地之職故能雷霆電雹以致其威雨雪霧露以致其  
澤祥風休氣以致其和疵癘旱淫以致其罰惟其得道也故  
可以與之進乎道若二神者幾之矣嗚呼茲山介於南方僻  
左之境蛇蟒之都虎豹猿狐之所廬魍魎魍魎之所窟宅蔽  
以荆榛限以嶄絕樵夫牧子望崖而返馬蹄車轍不與人間  
世通者莫知其幾千萬年而二蕭乃與惠寂老相值于曠莽  
岑寂之間悅其風樂其說不愛其宮室居處之安谿山形勢  
之美委而去之無少靳心若二蕭者其進乎道者矣惠寂老



歸死于東山其事獨傳于其徒而其徒不能宏其事繼之以亂離因之以廢壞邪巫老祝假托禍福以瞽流俗而神亡以自明予素知之元祐六年春將漕江西會廟令盜神廩者爲姦而佛印禪師了元者適居仰山因移郡下元擇僧主之元來言曰淫祀不可遽革釋乎巫乎一聽于神禱而卜之神以釋告於是國人改觀囂悍調服流膏割鮮化爲伊蒲塞之饌淫歌蹈舞化爲清磬梵竺之音元遣法子正已求余記之因叙其本末而示之時元祐七年九月辛丑日也

重修擬峴臺記

謝逸

王右軍之書謝康樂之詩皆妙絕天下此兩人者嘗爲臨川內史豈山川之勝有以發其秀麗之氣耶不然何以行筆之妙造語之工如此哉擬峴臺蓋臨川溪山勝處也嘉祐中太

守司門裴公作臺於城隅以其形勢擬乎峴山故名之曰擬峴汝水如帶縈乎其前靈谷諸峯爭竒競秀於簷楯之外想見右軍康樂昔與文人勝士賦詩飲酒雍容談笑於溪山之間其風流餘韻有足觀者矣余每登斯臺必周覽溪山彷徨不忍去求右軍康樂賦詩飲酒之處而圖籍莫考父老無能言者可勝惜哉中奉大夫狄公再守是邦因其舊基葺而新之爽塏輪奐倍于往日每佳時令節必攜賓從僚佐置酒高會其上悠然遐想友羊叔子於數百年之上也昔叔子嘗登峴山慨然嘆息謂鄒湛曰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蓋叔子當伐吳之際悼歲月之易失憤功烈之未成故登山臨水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五  
慷慨激昂以見其志豈感物悲傷作兒女態耶當是之時有能吐其辭氣以激叔子之志相與發憤勦力共成伐吳之功豈憂後世之無傳哉奈何鄒湛小子計不出此乃進溢美之辭以求容悅安知叔子之嘆在彼而不在此也一臺之作固不足爲公重願公登臨之際想見右軍康樂之風流而無忘叔子之嘆則他日功名與天壤相敞可也豈止與此山相傳而已哉若乃區區湛輩固逸之所不忍爲也政和元年三月十五日記

狄守祠堂記

謝邁

撫於江西爲富州其田多上腴有陂池川澤之利民飽稻魚樂業而易治歲比不登道殣者衆破貲鬻田宅者十室而七八持妻子取庸直者十室而三四其輕俠少年無不椎埋掘

冢白晝劫人於市寢以不治聞太守狄公下車之初行其獄桁楊者相推案租賦逋負山積登進其民皆疲瘵餓羸之餘公喟然歎曰民弊如此其可以苛惡治耶於是繫獄者薄其刑負租賦者緩其期其爲政寬而不弛其出教條簡而易遵一年而服二年而變三年而有成州父老相與謀曰完我身於囹圄鞭笞之中佚我黎老於凋瘵之後蓋公之德也公歲滿且代去盍立生祠以慰我民之思乎皆應曰然他日又相與謀曰祠易爲也將請於公立於州之便坐則出入有禁不得朝夕拜祠下欲便其出入且奉嚴潔宜莫如僧舍州之僧舍數十其屋宇靜深莫如景德禪院院之主僧大有才智能辦其事於是富者出財技巧者出力不日而告成既落之咸來請於余願有記夫沒而犧尊太牢不如生而卮酒一肉也



沒而廟食百世不如生而一朝奉嘗也公之旌麾未去民已  
圖其像而祠之可以爲公榮然此邦之人思公無窮公去而  
羽儀于天朝豈能忘情于此邦哉幸公之異日持節再來其  
德意之厚政事之美雖不敏尚能爲邦人頌之公江陵人唐  
宰相梁公之苗裔家以儒術吏事顯公能世其家者也

崇仁蘇忠勇祠堂記

江 棗

公諱緘字宜父沈敏有器局喜功名擢進士第皇祐中知英  
州會儂寇犯順方時承平民不識戰鬥猝然警急決不可支  
真陽地褊迫而當兵衝公嬰城拒守逆挫其銳既而康封等  
州相繼陷賊千里之內俱爲戰場公以孤軍牽制其後使必  
反顧不敢越逸卒能獨全一州賊平恩換閣職公儒生素不  
履行陣一旦立功戎馬間故益以忠義自奮熙寧中守邕管

交趾叛攻其城公以力戰陣歿朝廷憫之贈奉國軍節度使  
謚曰忠勇公歷官素有能稱中間嘗以罪擯已而稍復用嘉  
祐中以太常博士宰崇仁其爲政剛而不猛民亦畏而愛之  
聞諸故老公爲人豐碩而髯面色黝黑語音琅然真偉丈夫  
也每有規創未嘗輒拘小節其牢不可奪及其成也必爲長  
世之利今縣之浮梁蓋其遺跡始公之至革五律寺爲禪林  
廣教居其一焉蓋有唐西竺法榮禪師道場其在崇仁最爲  
傑出天祐中廢居律中經百五十八年而公實易之公去輒  
從舊已而復興其初世曰宗尚次曰宗義禪師之來得公詩  
於壁間徘徊咨嗟想見其人因創其祠像以崇香火之奉且  
曰公雖有德於是寺余之報也豈獨私公之德而已哉公忠  
義出於天性肉視虎狼與之奮死以決一旦之命卒於殺身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五  
成名而遺風赫然著於天下後世言言如嚴霜烈日思覲公之貌而莫挹夫英姿偉氣者豈特一人而已哉則是像之立庶乎肅聲容而望履舄咸有激於心云爾因書其事刊之石

疏泉記

孫琪

宣和六年春正月予始至袁未幾民居三火而求水艱甚詢其故則曰井泉不豐歲旱輒涸仰水於江汲遠而售貴常以爲病故緩急之際不足供綆缶昔嘗堰取仰山水爲西陂溉田而以其餘轉繚城中爲火備今渠塞陂壞田變爲陸不知幾何年矣博訪耆老莫知其端而老吏劉澄者出天禧三年通守袁延慶疏泉亭記具載始末顧其石雖亡而跡可攷又按令許歲委軍吏部役開決以防火災則知興廢之迹開浚之法其詳如此惟吏多苟且慢令不恤民瘼耳予曷敢不勉

冬十一月農功既休乃召宜春尉馬緘治西陂乃召兵馬監押趙士勿浚渠未浹日已告成功支分派通皆復其舊田不病溉居不病汲緩急之際不病救邦人歡呼樂復其利予於是樂斯民之樂而嘉前人之志感興廢之迹而懲苟且之習蓋自唐元和及今凡三廢而三復矣焉知今日之復能無後日堙廢之患乎因復刊袁公記于石而書其後庶幾異時體國愛民者有考云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汪藻

世稱臯陶以刑事舜其後封于秦云至春秋其國先亡以爲用刑之戒余獨以爲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卿相侯累世孰謂臯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乏祀哉蓋君子嘗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遽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



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唯刑爲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以禍福而議人之生死也哉期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踈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于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司處令輕重訊報爰書不以委吏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罹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斲廢圃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爲亭對峙而求說于余余以爲王制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于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于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禁而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

取禍輕用民死以喜怒行之幾何不挽弓自射乎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以捨福取禍必無愧于心然後可以樂此

### 石頭驛記

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曰石頭渚者世以爲殷洪喬投書之地晉史記及世說稱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載而洪喬之名與此山俱傳石頭於他書無所見以圖志攷之惟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爲西昌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以來知其爲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爲驛也豫章據吳楚會衝扼甌閩交廣之吭故古今爲刺史治所凡南方之人往來吾州與



夫屬州之吏受約束大府者肩相摩而袂相屬也而石頭阻江負城十里而近至此者非風濤之不時則薰沐以俟見或使客之迎勞冠蓋之留連其栖息徘徊不可無所而驛之故基僅存草萊生之芻牧所塵為屋數楹以更傳遞而已大觀三年轉運使彭城劉公行府事之明年當縣官置帥東南百廢具興公既以方畧授其人使之繕城陴聯走集加兵戍守為江湖形勝而又間以其材圖驛之舊撤而新之且刻退之詩壁間使躊躇興廢者有攷焉蓋役不更時調不及民而所以為行李居處飲食之安者皆具稱其為江山俯仰之盛也公名敦字厚之云

清江六賢祠記

胡銓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向公歸清江舊隱曰薌林飯蔬飲水徜徉田間嘗怪佛老之廬突兀相望而學宮卑陋弗敵乃輶廩積三百萬錢將創閣以度書于講堂之上且侈大其制以風學者未就而捐館其子右承議郎澹始克卒公志宏規殊裁改一郡之觀于是伯仲相與謀曰是邦人物如劉氏兄弟時則有若侍讀原甫舍人貢甫孔氏兄弟時則有若舍人經甫侍郎常甫郎中毅甫皆一代偉人請圖其像于閣以模楷後學不亦可乎教授宋君翔子飛與諸生聞而躉之相與謀曰公作此閣繫名教是賴併繪公像以六五賢不亦善乎皆曰諾既繪事儻工則又相與謀曰是不可無紀乃千里走書衡陽請記于某而刪定方君疇耕道亦書見速某頃位于朝嘗辱公之知且嘗撰杖于尚書晏公景初侍郎曾公大猷及李公似之聞二三丈緒論得公之為人頗悉矧此又盛德事其

公似之聞二三丈緒論得公之為人頗悉矧此又盛德事其



安得以固爲辭曾子曰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是勇也優游  
春容不動辭色而置天下于磐石之安忽焉遭之則富貴不  
能淫威武不能屈兕虎不能驚烏獲不能猛秦成不能力圉  
犖不能捷州綽不能搏賁育不能守狄彌不能軍北宮黝不  
能逞是奚術而然哉其必有不恃勢而強不假怒而威不借  
兵而勝者矣方司馬公姦黨之碑立天下不敢言公獨以爲  
不可方劉公器之居南都陳公瑩中居南康天下皆以爲當  
然公獨以爲非是方僞楚君圖天下陰拱而觀變公獨扶義  
而麾之挫虓虎而奪之氣豈非至大至剛如曾子之所聞于  
夫子者乎夫天下皆亂而已獨治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爲太  
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任重者處之猶以爲未至當睦寇  
作于東南非天下皆亂之時乎而危言危行奮不顧身可謂

已獨治矣方持橐時朝廷清明內自宰相以及百執事若而  
人外自部使者以及守宰若而人雖不能皆賢然往往號一  
時選非天下皆治之時乎而以柱史一言力求去職豈不以  
已或未治而任重者固應爾耶故嘗論天下有重可有重不  
可理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可也理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不  
可也公移尺書定睢陽如形格勢禁而志不得于咸陽傳寸  
檄搯僞楚如招放豚而忠不信于柱史折箠以制強敵如驅  
羣羊而迹不容于羣小以孤忠締萬乘如膠投漆而位不登  
于三公蓋公之所可者理所可而其不可者理所不可也或  
曰子之言似矣然是祠非古也且禮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  
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祀母迺不典乎某曰不然昔



固有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也又有所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者公也與劉氏孔氏兄弟皆有功于名教與鄉先生孰多以道德教人視樂祖孰優像而祀之獨不得與祭于社祭于瞽宗者比乎能以勞定國能捍大災公又何媿焉

廬陵縣重修先聖廟記

吉州廬陵古稱大縣唐貞元時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至于熙豐間戶籍號七萬迄今不啻倍蓰縣當刺史理所令日兩趨衙退則錄判將校無所不關決煩言易生凡事難專又適茲軍興蠶午百姓創罷爬梳不可以夜繼晝爲吏牘埋沒至破頭不得出氣政且不舉何暇及教縣故有先聖廟歲上丁舍菜府史執事趣如令則止視貌像殆土木偶然官之設

豈端使然哉今令君老于政事如古健令其爲治鍵之以勤強練密異時桀黠吏縛不能展手不期月煩言寢聞則笑曰夫其口衆我寡吾知行吾政爾益痛掃溉辦了公家事小大斬斬拊鰥廩饑以爲未至則喟然治黌舍一新廟庭凡宮室不能風雨者自我彫鏤像圖巍然突兀照映於是廬陵之學可以責士之修來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誠有味其言也夫俗吏云者不過曰獄成不得其情刀篋不次於骨箕斂口率不登其時遮泄干擷不中其程吾所汲汲也勸學養士二千石之職也令於何有哉因謂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嗚呼是蓋不知教學爲政之源養其源則末治徵訟誅斂未也夫民性非本惡彼其強有力者囂暴悍者盜豈專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父



母我民不知勸學至其寡廉鮮恥一落檻穽驟以三尺批繩之可謂大不仁矣誠能隆師尚賢使民知方彼有恥則可使無訟彼知自愛則可使畫地不入彼知愛上則賦可使不趣而辦我無欲而民興廉則可使雖賞不竊如是則前所謂獄成刀篋口率箕斂遮迤干掇雖寢可也反是雖日撻以求治不可也郡大尹李公銳於養士得梅池萬鍰爲之師而令君聞其揮鞞尺建鼓而和之炳乎其相輝蔚乎其相彰于市于田往往樵夫談王道然則使民回心而嚮道不在俗吏矣鍰余同年進士也嘉其意不苟屬余記之書賈生之語以諗焉

紹興六年十一月吉朔記

顏范祠堂記

王十朋

聖賢有同時而生得同時而祀者勾龍棄同祀於壇爲社

稷之佐周公孔子同祀於學爲先聖先師顏子孟子同配食於文宣王之廟功同道同時不必同也唐顏文忠公國朝范文正公其時異道同者歟忠孝之性仁義之學文武兼資之才正色立朝見危致命毅然不可奪之大節特書大書于史如出一身使其易地范必能捐軀死難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顏必能破西賊之膽威而臣之爲慶曆頌中夔禹也又皆以直道不容出守于饒遺愛在民至今饒人語太守之賢者必以二公爲首歲時祀之不絕隆興甲申秋七月某初至郡訪二公之像或卑居乎老氏之宮或雜處乎九賢之堂廟貌不稱祀事弗虔於典爲缺郡圃有堂名慶朔文正所建也遂即堂以祀堂之右有宇而虛命工葺之塑二像合爲一祠以時之先後而左右焉書二傳于壁後十一月丙寅帥同僚祀



之云

思賢閣記

番陽廳事之東偏有堂曰平政堂之北有閣曰芝秀郡以芝名者四廳之後堂曰玉芝驛與門曰靈芝及是閣是也皆因芝山以名然亦繁且複矣堂世傳文正范公所名雖百世不可易是閣名與堂類宜易之閣北瞰郡圃春有百卉有游人鳥有幽聲夏有濃綠有清風蟬嘒嘒有新聲秋有疎林宜夕陽宜月冬有茂松宜雪中觀宜風雨中聽然皆不足以名有九賢堂四賢堂在焉園林乃其遺躅也花卉皆其甘棠也茂松雪月乃其高風餘韻也噪而靜鳴而幽乃其吟咏中景物也登其閣思其人遂名之曰思賢予不才至郡且期矣日坐平政堂憊精神於案牘間不能使吏之不吾欺懼政之不平

而有媿於斯堂也則登是閣而寓目焉思賢也訟理政平庶民安於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是將何術以致之此予之所以思亦後人之所宜思也語曰見賢思齊焉羣賢不復見矣悠悠我思於是乎書

瀟灑齋記

思賢閣之下有齋方丈餘北鄉前有隙地僅一畝壘石百拳鑿沼一泓有喬木數株藤蔓絡之蒼然而古雜以桃李橘柚衆芳之植濃陰幽香清逼燕寢東望砌臺西接玉芝北臨郡圃隔以垣牆幽然有山林氣象宜琴宜碁宜飲酒賦詩簿書獄訟止於平政堂齋中不知也采文正范公郡齋即事詩名之曰瀟灑公初爲睦州有瀟灑桐廬郡十詩郡人嘗以瀟灑名亭矣及爲是州又有齋中瀟灑過禪師句詩言志公所至



以瀟灑見於詩章則胷中之瀟灑可知也讀郡齋詩至半雨  
黃花一江明月之句則知公之瀟灑於一齋矣讀桐廬十詩  
至使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則知公之瀟灑於一郡矣讀區  
別妍媸削平禍亂之賦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之記與萬言書則其正色立朝之風采仗鉞分閫之威名  
經世佐王之大畧是皆推胷中瀟灑之蘊而見之於為天下  
國家之大者也讀嚴陵祠堂記至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又知  
公與子陵雖出處之迹不同易地則皆然山高水長非特子  
陵之瀟灑亦公之瀟灑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是以名齋

重修安福縣學記

王庭珪

紹興十年冬十有一月開封向侯子賁宰安福下車思所以  
化民成俗之本大懼弗能究宣始謁先聖于學唯王宮四壁

無傍屋以備登降宮之外故基甚宏大皆頽垣壞瓦異時師  
旅暴起有司以軍興責吏事視學校若迂遠而不切於治如  
是者十餘年侯乃進諸生告之曰郡邑不可一日無學是於  
國有繫也蓋隆平時禮樂教化皆有其具所以遷揉磨礪其  
民使風俗醇厚孝於親忠於君又因射鄉飲酒而識尊卑長  
幼之序所以塞姦爭之竇遏禍亂之源者有此具而已不幸  
殘滅於兵燼有司又以為不急而遂廢其具教化風俗將入  
於敗壞人材衰陋可遂廢乎邑丞趙君洪聞而贊之諸生退  
而喜相與出私錢度外垣地增築其址推擇諸儒有行業者  
六人董而作之昔韓侯邦光亦欲經畫未及為而去至侯之  
來其治不暇米鹽首用意於學懼復失墜越明年學成廟像  
一新重門繞垣堂房庖廩若經籍祭器之藏若師儒之舍皆



嚴麗壯雅冠于一時八月上丁凡邑之士咸集薦獻頌禮甚肅知士可與奮然興於學乃屬其邑人王庭珪記之庭珪因得考庠序之廢興以明侯之用心而爲之說曰周衰黨序之教息夫子無大位乃立言以傳世書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有國有家者由其道則治不由則亂魯不廢周禮君子以爲未可動秦燔詩書楚人旋亦燔其宮漢興公卿起屠販叔孫通與魯諸生作漢禮儀其事至苟簡猶足以奪拔劍擊柱之氣厥後春秋饗射無所郡國耆儒以素木瓠葉行禮於私家縣宰反率吏屬而觀之何其陋也終漢之世士雖通經而不本於學至其衰也王氏小兒談笑而竊其國東京建學之盛士三萬人以名節相高雖姦雄崛起橫行天下猶竦然畏之何哉又嘗見唐公卿大臣失節于賊而六館之士獨不受汙

然則士之漸摩由學校而出者其風如此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之而侯獨以爲惡治縣一年而刑清訟簡民服其化將見禮義行而先王之俗成士皆光明秀傑足以有爲於世或登朝廷位將相爲時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礪名節鼓舞振動有以自列於後世茲侯之所期於士他日至於者是者自知教學始也

遊廬山記

江出蜀東會于潯陽雲濤雪浪相撞擊而下是爲九江九江之上有巨山崛起名甲天下望之巍然高而大與他山未有異也環視其中磅礴鬱積巖壁怪偉琳宮佛屋鉤綿秀絕愈入愈竒而不可窮乃實有以甲天下者也予往年偕計吏數取道山趾望其巔欲躋焉探天地觀造化擘出怪譎及其至



西華志 卷一百五十五  
也不遇霜飈雨雹炎熇赤日則陰霾宿浸滃然出於洞穴之中欲冲射人與夫虺蜴蛇虎之羣磨牙澤吻而垂涎鳥道苔境之所顛墜頽崖斷石之所覆壓有足以褫魄而奪氣凡遇是數者不可人意雖好遊者不果力躋而寄目以償所願焉政和七年十月七日道遇武陽聶名世自圓通同宿東林觀虎溪蓮池明日登羅漢閣上白公草堂至上方五杉閣憑高而望九十六峯隱見天末不可名狀而香爐一峯尤勝絕草堂正坐其下宜昔時隱者之所喜盤旋於此也過西林履平地五里許至資聖庵資聖而上漸峻拔非數十步輒一休不可疾至歷三茅亭乃至錦繡谷聞春時異葩怪卉層出雜見相錯如錦繡然自錦繡谷不半里至天池妙吉祥寺去平地二十里矣是夜禮文殊於瑞光亭拜未起而燈光璨發於欄

楯之外大小幾百餘燈明滅合散不常僧指示曰此聖燈也予不能致詰竊意名山蘊靈必有神物欲示其異以驚衆而然耶抑草木竹石之自有光怪而爲此耶或謂唐會昌中二僧藏金像於錦繡谷恐其祥光騰溢而出此說幾近歟寺有貯雲庵又在絕危巒頂峭發壁立數百仞吐雲氣而薄星辰者皆出乎衽席之近明日離庵中由山北下三里至佛手巖巖下清涼瑩澈可丈餘水濺濺鳴其中有石龍首浮於泉上詭壯若欲奔動視之毛髮爲寒巖西半里登相光亭觀擲筆峯坐禪臺竹林遺趾山中人傳數有僧見竹林寶刹於此轉盼失之故今號竹林化寺復從巖東北下三里至寶林即唐大林寺白樂天嘗序此地實羌廬間第一境人迹罕至古今識遊者鑱刻未泯也寺三里道傍有飲牛池池一里至峯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五  
頂庵視香爐峯反在其下東有文殊四望二臺老松一株極醜怪偃於四望臺之上若張蓋然坐其下以觀浮圖之屋穹堂奧殿負崖架空矗在天半紺碧照耀環山而四出九江波濤雪色砰擺振撼合而東去者皆在乎履舄之下彷彿注視目不得瞬而千萬狀之變態亦不可得而窮也於是下峯頂十里至普照寺而寶興石盆護國三庵居峯頂普照之間又下至廣嚴寺遊連枝亭復投宿東林觀壁間記遊者甚衆不過徑上天池佛手巖而止吾三人自謂幾覽徧山北好處因回視江南地雄富內坦夷數千里氣狀清淑而茲山巉突於江濱若造物者喜設宏壯屏扞於此土使江南清淑之氣蜿壇儲育至是礙而不得西嘗產而爲幽蘭瑞香芝英竹箭之美與夫三脊之茅千尋之名材希世異物爲瑞太平之時未

能獨當竒也尚有魁豪不世出之士埋光鏹采於其間而求之復無有豈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者歟彼陶令與十八賢者一溺於此遂終身不出蓋當時絜治世具不得設張即思自放於山谷之間而進退卒以不汙後世不敢少訾焉白樂天貶潯陽慕淵明之爲人樂之而不去是皆人與山相得於一時者也厥後當宗閔權勢震赫時終不附離爲進取計氣節自高豈無待而然耶予與名世冒風埃走數千里忘其悲憂感慨羈旅戚戚不已之懷而驟得天地怪竒偉麗之觀則茲游所得時人亦叵測云既歸遂錄以記之

### 靖共堂記

安福縣西南地最廣高山大谷荒翳險絕往往通宜春長沙郡界宿蠹藏姦爲縣者病之紹興十四年四月南嶺潘家峒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五  
賊突出犯永新殺巡檢勢遂張朝廷下銅獸符命御前統制  
吳侯錫討之亂人大恐詭謀乞降時吳興錢侯傑之治縣之  
明年也政寬人和理甚無事方治燕居之堂見士民間人之  
疾憂盡得賊之株柢蹊隧蓋弄兵不討者十有六年袁衡湘  
湖皆被其毒異時遣偏裨提孤軍鼓而入他州勢不相援彼  
不西走山南走湖則陰連大姓土豪張聲焰脇官兵令解去  
郡縣幸其無事如豢虎狼不敢拂其心吳侯得其情悉破壞  
其機牙檄諸郡兵乘障阨其奔衝親率勁卒擣之賊惶急氣  
殲不能鬪未陣而斃大姓土豪縮頸畏罪各縛其徒以來會  
錢侯與縣尉任君詔從間道餽軍亦擒馘有差於是賊無噍  
類矣得其渠酋左證具乃磔之脇汙者置保伍使持田器爲  
良民無一人叫詼者夫以吳侯之智勇聞於世遇大寇輒克

而平此草間倔彊之寇宜不足書蓋鏖兵萬里從枕席上過  
師此必勝之術至於深林阻險欲戰不得非善用兵者出奇  
以奪之未可驅而奮也不然何蟠拏峒窟十有六年出沒數  
郡之間而官軍不能取哉數郡之民得免於亂功大事特實  
始我邦班師之日堂適告成可以閱軍實可以陳燕豆於是  
饗吳侯於堂侯不自有其功而美縣令能修其職使不淹日  
而破賊錢侯不鄙陋其邑盡力於其職之所當任軍無乏事  
財不橫斂而去此大慝民實德之客有古文李君尚義題其  
楹曰靖共蓋取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坐客咸欲志其事  
而以文屬盧溪王某因饗士之日落堂之成故叙賊之所以  
起滅饒諸堂上俾繼此而理者咸得安其位而桀黠不敢復  
芽蘖云



西峯寺重修三秀亭記

亭始作於元豐六年豫章黃魯直爲前太守壽春魏侯記一時之事名之曰三秀亭識瑞物也建炎間官兵更戍於此而亭遂堙廢厥後二千石孰不欲復前賢之故迹率歎息遺恨而去亦誠有所未遑耳後元豐七十有六載當紹興二十八年秋天子以銅獸符授鄱陽魏侯安行來守廬陵下車興弊補廢修起學宮增養弟子員彬彬文學之士盛於一時積獄滯訟迎刃輒剖耘鋤強梗化爲善類窮山長谷宿盜積數十年不討者悉縛致麾下境內遂寧時方憂旱甘雨連霑郡人大悅謂此數物者非太平之嘉瑞耶芝草不得專美於前矣政既多暇明年春始攜客遊西峯尋三秀遺址在蒼松篁竹之間林麓幽遠復得舊碑於墮垣之下字畫尚新魏侯讀之

喜曰吾家譜鄱陽壽春同出於婺源乃知前三秀主人吾宗人也可不因其舊而新之乎蓋物之當興必有所遇決非偶然者若峴山亭不遭羊叔子蘭亭無王逸少則襄陽風景與從事中郎俱湮滅而無聞清湍茂林不著見於山陰矣亭既成遊觀者輻湊兩魏侯之名當與此山俱傳不可不記復興之歲月紹興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也

鳳林橋記

安成古爲郡介於吳楚之間雖非通邑而山川城郭壯偉宏大猶有故郡之遺風其西地最遠廣袤數百里崖壁峭絕而水鏘然出於峒穴中江流蓋發源於此而匯於鳳林當闡開之衝水益奔放舊有浮橋歲久壞弗治兵興以來吏常力屈於饋餉而愛民之政一切不可爲蓋非不可爲而其勢不得



爲也後十有二年歛溪韓侯邦光始爲安福令問民病之所  
急得其根穴而䟽剔之凡利之所宜興而有司簿書之所不  
責衆人搏手不敢謀者悉以身任之唯恐後明年三月江流  
暴漲併齧其隄韓侯始欲築石以障湍悍之勢闢隄上路廣  
倍於橋規模甚偉迺揭畫圖詢於衆咸願出財力率數人造  
一舟其用民錢數十萬而官不主其出入用民之力百工各  
以其役來助竹木蔽川而下人見其山積於岸而不知其材  
之所自出列肆無市者更饋食飲而不告姓名以故舉此大  
役與大費其凡不可得而計人亦莫知以爲勞也橋長三百  
尺廣十有二尺下爲二十舟魚貫而浮橋心爲亭其方如橋  
之廣而益其三分之一簷牙翬飛突出江半名曰跨江亭江  
之南爲屋於隄上以觀浮梁之倒影丹雘飛動若欲凌鷺太

空者曰彩虹亭韓侯始爲是役以濟人又因得以休其餘閒  
而寓遊觀於此烟消日明百物嫵媚邦人士安然脫於兵火  
之餘拊檻徘徊忘向來奔竄沈溺之憂而樂從邦君以遊至  
於雲破月出萬籟寂然雌霓連蜷飛出波面水光天色動搖  
而上下與夫琳宮佛屋出乎青蒼林木之杪層巒疊嶽迭高  
爭秀於是溪山自然之觀偉麗殊勝因人而發遂成此邦之  
絕境非朝夕徙倚者莫能窮其狀也橋經始於三月己亥訖  
於六月甲辰凡六十有六日而畢嗟夫吏秉權以興事不患  
於不成獨患於名存實亡不知輕重斂散之所以然而旁緣  
百出雖成功而民已病矣後之人考韓侯經始之方儻壞而  
復修則安成之人復出力而歡趨之世享其利也人之所以  
樂斯橋之成而欲記焉者非特備觀美而已故悉書韓侯之



始末以記焉

重建贛州州學記

張九成

天下之可恥者莫大於爲盜而好訟其次焉贛在江西爲大郡山澤細民乃甘心于天下之可恥者獨何歟余嘗攷其所以然矣見利而忘義則盜心生好勝而無禮則爭心起昔吾嘗聞弭盜之術于吾夫子矣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抑嘗聞止訟之說矣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不欲無訟繫其上不繫其民文王服事商而耕者遜畔行者遜路宓子賤形于彼使漁者夜半無人時不忘其教令此不欲無訟之效也歟嗚呼此豈率爾而得哉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學者以格物爲先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窮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窮一事之理以通萬事之理舞干羽而有苗格奏簫韶而鳳皇來高宗思而傳說夢泮宮作而淮夷服格物之學如此是天下之至樂也惜乎聖學不傳而有爲者徒爲是紛紛也右朝奉大夫趙公善繼紹興甲戌來守是邦當叛兵方定攘斂滿郊或者勸以威刑又或勉以智術公一切謝之曰殺伐傷和詞訟亂政非吾志也又曰民吾民也其所以至此者以見利而好勝也曷求無欲止訟之道乎學有舊基榛蕪之所蒙蛇虺之所宅狐嗥鬼嘯過者悲焉乃獨喟然作而新之體制宏偉規模深遠建殿以尊夫子立堂以萃講說生徒有齋掌教有室御書有閣庖湑井區各有其所意將使學者體格物之說以無欲無訟求夫子之用心而誕布於四境消見得好勝之風去忘義無禮之弊其功大矣哉凡厥諸生當體公意以是正心誠意以是修身齊家以是治國平天下以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五 藝文



盡大學之歸以求夫子之用心使不欲無訟之說行斯無負于公之志矣建學未幾而四野清淨訟牒稀簡閭閻乎有洙泗之風而合泮宮之詩焉可謂盛矣若夫版築之工土木之役歲月之始終皆非學之先務茲得以略云

袁州學記

紹興己未建安陳侯來守是邦得事先聖先師於學宮乃顧瞻廟貌翺翔廊廡喟然嘆曰夫子之道傳帝王相天地叙彝倫膺夷狄自天子以下皆師事之顧丹青漫漶楹桷傾弛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化之端當如是乎吾甚不取乃命教授劉瑜撤其故而一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而季秋落成畫繪炳明輪奐高潔儒風之盛甲於江西余出守邵陽道過其門自念平時起居食息不敢忘吾夫子輒秉

心一意整冠肅容擁笏以入再拜而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鄉人物載在信史在漢則有陳重在唐則有盧肇黃頗諸公相繼而出又韓文公振斯文於前今陳公大其事於後願記厥實以爲不朽之傳余曰憂患流離學殖荒落不足以副子請既而教授以書來宜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余再辭而弗獲也乃爲之說曰學乎學乎利祿云乎哉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而入夫子不踰矩之妙自志學而入蓋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策也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也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以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以弗思陳侯之爲是舉也豈徒然哉蓋將使此邦之士無伐善無施勞如顏子自忠恕而得夫子之道如曾子自灑掃而得君子之道如子夏自徐行而得堯舜之道如孟子抑將使此邦之士



從顏子曾子子夏孟子數公而知格物之效志學之宗平天下不踰矩之要學乎學乎果利祿云乎哉諸生其勉之

薌林記

孫覲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向子諲博極羣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手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薌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徘徊玉笥之下淦水之濱登高擇勝築屋居焉藝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戶蓋真得所謂薌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爲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薌林之意上嘉嘆良久親書薌林二大字賜之龍文龜畫妙絕一時羣公在廷驚顧動色嗚呼盛哉未嘗有也子諲

侈上之賜書屬孫覲爲銘銘曰肝膽一如薰蕕殊臭鼻識妄聞六鑿交鬪螂蛆甘帶蠅娘轉圜嗜痴腊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修紉之爲佩手援紫菫掉芙蓉旗蕙肴蘭藉飲芳食菲芳菲滿堂薦馨在德葵傾草靡偃風就日帝闈九閤孰播厥芬神交夢蘭基于獻芹扁榜我我來從天上璧月流輝浩塞帷帳天命不渝惟德典諸錫慶毓瑞充公之間

踈山白雲禪寺大藏記

撫州踈山白雲禪院長老了如以書抵故人孫覲曰了如領踈山之衆十六年矣江右大叢林甲天下隆樓傑閣相望以百數踈山蓋其一也了如又以梅檀衆香黃金百寶創一大輪藏聚書五千四十八卷充入之縹帶牙籤琅函鈿軸有大



天龍背負之以出于海諸地菩薩莊嚴相好之妙蠻君鬼伯地行空飛之衆穹堂奧殿丹漆輪奐之飾洞心駭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縱觀涕泣作禮以爲未始見也請爲我記之余以書復曰諸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祖祖相授以心爲法故大士拊几一鳴而說法竟老宿下牀一匝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鞭影而躡雲追風一日萬里矣今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紙上語連榻累笥子將何爲也了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童子畫沙累土足以得道承蜩意鉤履稀畫墁足以得道屠兒賣肉妓女唱歌亦足以得道今大藏所傳載大乘諸經皆佛菩薩語有能於此得一句一偈神而明之於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所住心亦復如是奚不可耶了如又曰自吾營此藏凡瓌材巨植級磚蓋瓦塗墍丹

獲資糧錢用之費以二千萬石皆山中信士捐棄所甚愛成此一大因緣類有以相之者作始于紹興甲子之冬而以明年十月斷手規模矩矱宏大壯偉炳然煥發照耀大千龍象皈依緇素悅服是不可無傳也昔余南遷道臨川如老嘗館余於曹山方丈是時新築一堂屬余爲記刻之未幾徙住踈山而道日益尊學者日益衆名譽日益聞凡舉意造事事無劇易遠近響應不惟妙道至言足以啓悟後學而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惜乎隱於浮屠中且老矣而不列於功名之士也

### 重建宜黃縣署記

紹興元年春盜起虔化誘脅衆數相扇爲亂圍建昌不克遂陷宜黃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爲灰燼部刺史驛聞天子詔將吏發兵捕誅盡夷其黨貸脅從弗治夏五月師還於是公私



掃地赤立斗粟千錢饑疫相薰民之竄走山谷幸而不死者皆饑死頭顱相屬於道數百里無炊火焉令丞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棲列無所吏抱牘藏於家獄訟賦役失其平商旅不至市無鷄豚晨夕之須無所得凡仕於邑者指日待遷不爲斯須計留也三年右朝奉卽鄧令端友來莅茲邑鉅治強梗發紓隱訕朞月政成輿人誦之先是兩尉弓手怙衆爲姦利官弗能禁意小忤則嘯其朋盡甲而出羣噪大呼劫請賕謝率以爲常令曰是可忍耶立捕首亂者七八輩送獄斬以徇而釋其餘自是縮頸屏氣無敢譁言於道者則又修起學宮立孔子像春秋釋奠屬邑民之秀者習禮樂其中然後大其治所重門洞開堂奧靖深舍群吏於東西兩廡櫝藏勅書於門之樓上決事之室燕休之齋犴獄庫庖湎皆具爲

屋凡若干楹高明壯麗稱邦君子男之居乃伐石圖文字刻示後之人而移書二千石屬余文爲記余曰宋受天命宇內晏清際天軼海無一夫嘯呼之警地大人衆邑屋相望大家巨室特起乎神州陸海之中粟窖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達之道神林鬼冢浮圖老子之宮接軫乎山區海聚之間甕牖繩樞果蔬之壟連屬乎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可謂盛矣靖康之變夷狄內訌極四境所環冰銷火燎無尺椽寸瓦之遺一時君子避讒畏譏取具臨時雖通都大邦侯牧之貴往往編竹爲障僅庇風雨今宜黃在江左窮處不足以資進取爲名譽則靡靡然日入於壞固宜鄧令之來以爲縣令百里之望不可與吏民雜處此土也然吾不以勞民先是諸惡少之從盜者官錄其貲沒入之獨空舍十數區尚存乃命工撤取之凡



棟楹梁桷蓋瓦級磚之具皆出於此落成之日邑人不知材用之所從不見役使之及已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市區賈肆民閭客邸閭巷相接漸復其故則更治酒稅增立垣屋程課入室姦偷悉有方畧收其贏十倍嗚呼鄧令可謂能吏矣余嘗謂喪亂之後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非天下之豪傑不能振起學士大夫圖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持之操奮其憊於創殘摧敗之餘乘時就功無厲民賦衆之煩而一日之作軼于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故地可復而有也而況於一邑乎鄧令諱庾延平人端友其字云

重修郡城記

阮閱

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為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時宜春為豫章屬邑

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為郡改郡為州而城不遷巨盜黃巢蕭銑寇江南獨不能入袁馬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之利歟歷年既久墉堞頽圯濠塹堙塞漸不足恃蓋承平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庫培薄而已靖康初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為次要凡城池皆令堅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徽溪汪公希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既肅迺謹奉詔帥治中間丘公霖暨僚屬登舊墉視廢闔慨然相謂曰險之不設何以為郡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利于是計功度用請于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助乘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翕從伐木于山陶磚于野募閒民括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礮鼓弗



勝矣重阿崇闔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南何其偉歟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廣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爲二丈女牆三千五百步高五尺盡易以磚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皆舊無而今剏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幕鉦鼓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警居之有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功倍自非才力絕人疇克有濟袁爲州屏蔽江淮襟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廬舍以處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鄰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則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郭郭既壯姦宄潛殄雖異時弄兵潢池之徒亦當聞風而辟易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接輻

輳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賓客備登覽而已尚記其本末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生靈而無以記之其可乎于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月吉日記

化城巖記

宜春太守龍舒陳元明下車之初屬萍鄉賊退之後暇日行郊原視城壘相形勢慨然念韓退之謝章曰人安吏循閭里無事此非古刺史語乎銷盜賊還流移撫凋瘵吾職也時方艱難要以從容鎮之稽考圖經訪求父老見歷代人物之盛如漢陳重之謙虛唐盧肇之邁往鄭谷之華藻其間接武公卿肥遯林壑者殆不可勝數則又嘆曰山水所鍾固應爾耶仰山峭聳萬仞距郡南數十里比以渴雨請于神輒應未及



詣山拜賜也郡之西北有巖曰化城距江才二里許歷覽山川回規城郭號爲勝地部使者趙粹中曰巖與仰山對盍試登之翌日相與俱來顧予曰舊傳唐贊皇公嘗居于此因摩挲石刻驗之不誣東西二軒巖之上與其傍兩小亭皆未名而記之予因以贊皇公宜春十五賦二詩讀之掇其語曰倚幽巖而將夕故以倚巖名西軒積松杉之翠靄故以翠靄名東軒臨眺峯岑振鷺翔集見于公所賦故以振鷺名巖傍之亭不但臨流可觀亦想像公之羽儀如此巖上一亭特名曰仰止蓋以見吾曹仰止前人之意而又拱揖仰山相爲酬酢雖欲辭此名而不受不可得也贊皇公相太和間方文宗意向訓注奮身排之連貶爲是邦長史而不悔放浪林泉著之言語其賦鷺鷥有君子小人之辨而嘉與芳叢之晚榮足以

見其崇靜退之風逮相武宗削平澤潞讐服三鎮凜然與裴度齊名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嗚呼昔人謂丘壑廊廟不相爲用贊皇公兼有之然則後之所以仰止公者豈獨惓惓于巖石之間爲哉

唐孝女饒娥祠記

楊簡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此道貫通上下至一而無殊天以此運行地以此發生日月以此照臨雷霆以此震動風雨以此散潤四時以此流行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吾邑之鳴山神得此道故能殺牛昌隱報不共戴天之仇到于今廟食信之貴溪而分祠在吾邑應感如響饒氏孝女得此道故能痛哭耳鼻流血出父屍龍鼉蛟魚浮死萬數此豈有他道哉孝而已矣孝人之心所自有此心之靈于



親則孝于兄則弟于君則忠于友則信于鄉則和于民則愛此心非血氣廣大無內外一以貫之無所不通故邑人祀娥而祝之歷年數百旱禱而雨疾禱而安事禱而應簡既遷別廟而新之又聞之州請奏之朝未錫命焉簡忽叨胄學之除將去邑邑人請碣而記之於是乎書

### 樂平縣學記

紹興三年二月閏朔簡始領邑事敬瞻先聖之宮隘陋甚無以起人崇敬之心撤而新之官既協謀邑人不應越明年中殿崇成戟門前峙修廊翼之因廊爲齋學者有安居之所惟講道之堂尚仍其舊部使者鄧公捐錢五萬邑人又佐之于是大備簡惟先聖所以佑啓後學之意豈徒事文貌爲講說而已人咸有良性清明未嘗不在躬人欲蔽之如雲翳日是

故不可無學學者孝弟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時有古今性無古今時有古今學無古今于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而生刑自反而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

### 新城縣署記

陳孔林

建昌居江西上游本撫州南城縣治太平興國二年始改賜



今額治南城南豐二大縣綿地數千里戶主客餘四十萬東控引閩粵南當汀虔要道其山麻姑其浸盱水地靈山秀故士君子敏而好學文而有禮其細民則未免健訟喜爭租賦不時盜賊繼作有閩贛之風前此令於兩邑者質明視事夜分乃罷尚或不給繼以病去時豈特細民之罪耶叅稽成周之制大國一圻小國一同漢法萬戶以上爲令不滿萬戶爲長聞之父老自崇寧迨宣和郡守部使者論列于朝用唐武德故事分地建邑屢寢不報上即位十有三載知軍事汪公待舉視民由已毅然條析利害益詳於是安撫使臣李綱轉運使臣逢汝霖臣徐霖合奏上惻然許之命有司分南城縣上五鄉就黎灘鎮建新城縣制下郡選能吏庀材經始以右從事郎南城縣丞趙公輔攝令事公初至登進士與民喻以

聖天子惻怛至意咸相率服聽教令恐後越明年正月被旨即贛而主簿兼縣丞陳公紹復縣尉王公辨銜命嗣事叶贊畫政益大和先是公寓治僧舍未忍以興建勞民一旦父老私竊嘆曰吾儕小人且有闔廬以庇風雨今天幸惠仁侯爲吾屬父母而暴露偃薄我則非人即相與犇走竭蹶趨事伐材于山運石于壑陶瓦于竈絡繹交獻未幾而堂寢門廡狴犴倉庫與夫羣吏之舍宴處之室無不畢備高明壯觀足稱子男邦君之居五鄉之人以事至者望其門即其庭仰瞻堂陛之崇峻肅然愈加畏服不敢爲非義嗚呼孰謂斯民爲鬼爲魅不可化而德不足以感人也哉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有德者神且勞之而況于人乎雖然天下之事成之難未若造端爲尤難也是縣之立利害曉然可見而郡守部使者



論列且二十年非吾君吾相留意先務而我公又專以惠化鼓舞斯民而得其心則安得以攘剔荆棘曾未數載而邑無屢空餘糧棲畝盜賊不禁而息租賦不督而辦如古循吏人莫究其施設而自化也孔林以進士與被鄉舉將試禮闈公不我愚見命爲記義不敢辭因爲述其本末若夫山川之勝屢開之美則畧而不道道其可爲後世法者使有考焉

德興縣重建社壇記

程舟

縣大夫之職於古爲子男溯封建之初畫國之百里者萬區厥後苴茅錫壤式表封守后土爲社配以稷神迄更郡邑通遵彝祀因仍彌文率協靡替肆我皇家申飭攸司時修壇壝疇敢弗虔睠茲巖邑立社介溪時其或者水出平原洶湧澎湃垣埒莫支會稽桂公鼎來作宰才猷練達蠱敝咸飭政化

興行禮容畢舉自初視篆謁社如式因其隳墜勃韞念懷既而曰宰有民有社盍尊社以福民迺譔日揆功親爲規矐僞匠庀徒人用不擾凡厥材食悉費於官內則築而置諸基外則堵而環諸野等其壇秩羣神之叙旁其門達四方之氣退聽有堂省饌有所飲胙有位瘞埋有坎獲曠惟時嚴固局鏞迨春秋歲事率僚盥獻染醴牲幣祝必正辭簠簋豆籩物皆旅實神奠寧居人滋羨祉氣周和豫歲薦豐年僉曰惟公之德其茂哉實訖役于乾道之秋堪特書以貽永久

王侍郎祠記

陳起

建昌在江西號爲佳郡地介閩粵城小而堅巨寇如苗傅李敦仁皆嘗擁衆至城下無慮數萬視我孤壘猶玩嬰兒城中之人奮勇厲氣折其攻具時出精銳以擊之賊悉宵遁由是



郭郭邑屋比他郡爲獨全紹興初盜嘯石陂累年未殄郡增賞格募人以討得百餘輩曰敢戰賊平無以處之遂籍名軍伍率皆無賴惡少狃於攘奪桀驁難制吏不敢呵四年七月朔與賈人紛爭毆之幾死郡守太傅劉公滂欲翦亂萌稍束以法惜乎制馭術踈衆益喧呶潛圖不軌越三日遂有肘腋之變城扉晝闔恣爲兇暴脅廂禁兵漫散四出縱火殺人積尸枕藉上穹震悼星殞達旦時侍郎王公僑寓此邦聞亂而嘆曰吾受國重恩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乃躬冒矢石步至營門少頃指揮使劉淨領二百餘人絳巾緋袍雜還而來公止之曰爾等素號忠勇嘗立勞效朝廷待爾甚厚平時賞給金帛委至如昔年狄青作樞密使近蘭整作殿帥今州縣軍事領官職者皆有功於國隨高下任用汝等奚爲快一朝之忿

棄前功耶朝廷聞汝叛必遣大兵並進汝等坐守空城能自全耶其言激切淨等感泣曰事已然將奈何公曰太傅失于撫存既殘之矣不可因循上負國家誠能聽當爲申奏丐釋爾罪淨等喜曰天賜公活我敢不承命即斂兵止殺無敢譁者是夜撫定如淨等輩幾二十隊翌旦淨與闔城士庶堅請于公曰淨等仰荷警悟例得全活然軍士不可曠願公主之公力辭不克遂率軍民詣天慶觀望闕山呼謝過草成奏章讀示於衆聞者感悅惟敢戰百餘嗜亂不已心懷反側謀欲侵南豐結連虔化山寨蹂躪黃踐崇仁掠金谿合臨川攻劫江東西州縣轉入閩廣且曰大兵雖來未易我及自分作六軍推其驍勇者爲首卷甲裹糧行有日矣公聞復造於軍曰汝等咸許受命招安既請於朝盍遲之何遽發此不祥語耶



六首領曰若侍郎保全淨等抑又何求萬一兵先至文字後來當借侍郎之首以謝諸軍公曰既以一家保全汝豈吝吾頭耶衆信之遂定公又以建昌去行朝遠縱得回報動涉旬月即告急於江西帥司請以頒降旗榜前來招安會倉廩灰燼糧食罄匱復議長驅如前公開諭曲折衆少息旬有五日帥司如公議左叅謀侯公慤提兵而來中途遇神武統制趙庠統領李昇被旨平寇分路入境郡卒又謀移寨麻姑乘險以守公堅留保無他虞乃遣監稅馬恭監押趙公訥進士張屏前往迎候三人者持金字牌歸羣情懽呼獨敢戰兇頑不知革伏于道左邀劫官兵遇箭而潰公慮奔逸開城納之左右合圍賊之計窮且死叛首江青怒目握刃而前謂公曰嘗與侍郎約兵何以至便欲加办公神色不變徐曰金字牌先

至兵乃在後非我負約當爲汝卻之卻而不退死固未晚乃遍歷城中與諸將語且言城中解甲招安矣何以攻爲若玉石俱焚豈主上好生之德吐音洪暢諸將竦聽爲少卻尋遣劉淨等先往叅謀所次日盡發已招安叛卒二萬餘人往軍前交割據營不出者惟敢戰公度其復叛密諭官兵統理丘贊曰前後變亂殘忍善殺皆敢戰也獸窮則搏宜速整兵一入營掩擊一占城壘以防其逸贊如其言良久營中果放火殺人遂引兵入盡殲之罔有遺孽官不失一鏃民不損秋毫坐收全功無有後艱自始亂以迄於城開凡十八日其間逆順不常欲犯臨川者三走南豐者再據石陂麻姑者各一或宰牛祭神擲筭以卜或籠禽爲號將肆屠戮或束裝蓐食決爲啓行俄頃之際詭詐莫測公御以威信動中機會故能羈



縻朝夕操縱在我初諸徒赭衣披髮威勢赫然及見公必易服改容俯伏庭下公亦推誠待之得其腹心每遇危疑輒襟被往見宿於營中賊感其意愈加守護非夫精忠義勇格於神明安能回羣兇於方怒肉萬骨于已枯哉公出城或疑其行橐叅謀侯公遂遣將校閱視蓋空如也至金谿復視如初然後知公之志在為民顛沛不失其守邦人荷戴惠德雖百其身莫知圖報迺狀其績論列於朝繼又帥府諸司聯銜剡奏上聞而異之寵加爵秩詔下之日比屋胥慶遂相與繪公之像建立祠宇世世欽奉經度形勝於軍治之東太守趙公許焉從民志也既落成父老請紀其事而刻諸石起採諸聞見撫其實而書之若夫鋪張盛美播之歌詠以垂不朽則侯博雅君子焉公鄭州人諱羲叔字夏卿今為左中大夫克右

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云

紹興甲寅免和糴記

徐傳

祖宗酌前代和糴利便間命諸道糴所部以備邊儲以待平頒凡以為民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而後下令於郡郡奉命而行斯民懽忻應令無黽勉不獲已之態天子之惠施均達而有司于體國誼亦無負嗚呼祖宗以仁愛垂法此其億萬年不可易之規歟惟袁山隘地瘠民不得盡其力相習而惰往年豐穰賦輸之外家無蓋藏歲一不登則仰食旁郡其溪源流淺東歷分宜出渝川灘磧鱗比商運不通就糴者負戴以馳僅紓旦夕之急設旁郡亦饑乏則袁無炊烟其西北二邑曰萍鄉曰萬載皆水道阻絕轉載崎嶇勞費特甚



是以袁獨不可糴皇祐中以萬載秋苗不能輸郡俾附輸于  
筠袁之苗庾俾附清江政爲袁不便水道省轉載費耳祖宗  
規度民間利病周密無遺聖聖遵體不敢違越雖紹興甲戌  
發常平之儲已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行隆興初元軍須調  
度供億百費有旨江西糴百萬輸丹陽一時有司失于討論  
而袁當其數守臣曾伋懼失祖宗初意具不可糴狀條舉先  
後成牘聞上丐先罷黜朝廷嘉而免之淳熙癸卯總司被旨  
以椿管糴五十萬常平使者復欲均糴五萬備賑貸二司文  
檄交至守臣曹訓曰袁之和糴蓋屢免矣民之受賜舊矣一  
旦開病民之端訓之罪也所請懇切二司卒從之郡爲大碑  
銘天子之仁記使者之惠相望後先爲袁人慶袁人雖不能  
割牲灑酒歌舞徜徉家自娛樂而十數年來婦子相保亡愁

恨歎息聲皆免糴之賜也紹興癸丑傅被命假守大懼民力  
不裕明年漕使顯謨趙公鞏以率委糴之文下之袁袁父老  
誦隆興以來曾曹二公所請故事嗚于廷傅應之曰漕使靖  
重少許可事不當意操持不移獨民所不便及所願欲弗得  
遂者罷行恐後驛聞立變視古使者無愧傅爲民祈請職耳  
豈當自後于曾曹二公耶及列其不便以告果爲之改命無  
難色未幾漕使更視帥事會朝廷議賑饑委諸道分糴江西  
當二十萬檄南昌縣佐葉國喬以三萬督辦吾郡袁素不贍  
又適潦暵相仍農收不及常歲十四人方憂饑聞帥有檄聚  
語失色貳郡趙彥真宰邑趙帥處來諭傅曰今者帥以天子  
之命糴奈何傅曰請必可免亟使摹碑聯事狀馳詣府帥曰  
隆興淳熙相繼免糴有石刻在袁人德賢使者之惠銘之肺



肝豈惟石焉日者拜帥之賜尚新袁人繼此不無望于帥也而忍棄之乎已而南昌縣佐察民力地勢不便覆以狀聞使者未復命而改糴之檄下矣袁人舉手加額曰帥之愛民非吾屬之所知也以吾郡數百萬生靈決生死于祈請從違之間猶將奪之乳哺而慈母弗忍也昔賢使者有乳哺之恩而今賢帥臣汔保護之賜帥之惠侈于昔矣豈可無紀以光前躅請伐石大書以詔不朽傳曰民受賜而傳道責不足道民頌帥之德而傳獲托焉有稱于無窮傳之榮也于是著前後免糴之由以明汔此惠之難與所遭之不偶然而刻之石

萍鄉縣學記

劉清之

袁之西南有縣萍鄉山水淑清羅霄楊岐秀氣所挺碩儒鴻生縣故有學主簿袁采勤力所營淳熙十年孫君逢吉治縣

有聲始因其址斥而新之爲屋百楹禮殿居中倫堂經閣齋舍孔宏章甫縫掖肄儀讀書講勸有程於焉游息於焉寢食以理性情學長文毅告劉清之俾記厥成惟昔三王明夫人倫以校序庠至於夫子金聲玉振斯文用光詔爾後人克念作聖罔念則狂念之伊何知致物格心正意誠本於修身齊家國治而天下平來者勉旃弗齊于茲弗已于行或曰太高前輩猶病末俗所驚曰譬夫匠工有巧拙規矩弗更抑亦如射雖力不足我鵠用張察爾學子塵居野處氣習混淆幸而學焉所習者辭所願者榮以爲學者若是而止詎云知方今我何告達道有五亶不可輕伋軻旣往周程未出理寧遂亡寥寥千載善爲屬績豈無豪英盡倫無難取其一節依之奚傷請開其塗父子之美萬石九卿惟聖暨□潔清並著交友



之良伯鸞德耀夫婦如賓不矜而莊君臣之際始終無猜厥  
有孔明曰椿曰津白首孫弟亦佳弟兄合斯五典根心則同  
誰獨弗忘謂聖為迂謂道為遠曷其弗詳嗟惟學子乃其夙  
夜恭畏自將初觀近躅終歸聖門祇率典常迨其久之行著  
習察理明義精斟酌損益權度在己應酬無疆如或知爾量  
而後入不入而量否則淑身燕及朋游副時所望俾我孫君  
與其令聞百世之長我昔州民欣誦光烈其著古章是歲九  
月辛未記

萬載新學記

楊愿

袁自唐昌黎韓文公為州文風被于屬邑至今不泯萬載介  
于羣山之間風土淳厚士好學而民畏法得一材令則治道  
易易爾惟皇宋慶曆間制詔州縣立學縣始建夫子廟距縣

治之東二百許步歷時滋久棟宇腐撓至不庇風雨崇寧以  
舍法造士乃立學于通濟橋之東南廢廟基為官舍俾監市  
征居之乾道乙酉適有以異議者自橋東南遷之古寺而士  
託足焉學區至是三徙矣神無以妥靈士無所肄業邑之秀  
民賴學以成就者蓋少淳熙四年三禋祝侯勛實宰茲邑下  
車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他日入學釋菜已事而嘆曰  
浮屠之法吾儒所不事今寓其舍可乎會知丞趙侯帥俠主  
簿江侯琪克協厥議爰相舊廟而改作更徙監征之舍于他  
所是乃尊吾道激士氣而順人情也于是邑之賢父兄喜子  
弟之有教也不愛其力願輸家財以作其費錢以緡計者二  
千傭以日計者萬餘經始于四月之辛卯迄役于七月之丁  
亥奠享有宮講勸有位退習有齋庖廚湔浴庫廩之舍罔不



嚴潔且屈致鄉先生之有齒德者以爲師資自是執經而至者源源不絕然後祝侯知邑民之可與爲善而樂其政之成也以書抵愿求文爲記愿竊觀今之爲縣者日力不暇給嘗懼財賦之不登獄訟之不平吏功之不應程而已至學校事則曰緩而不切仰惟主上厲精爲治總覈名實至于教育人材未嘗不留聖意歲在丁酉親幸上庠寵光多士又明年臨幸祕書徧閱四庫君臣樂愷皆所以風厲學宮爲藻飾太平之巨觀今祝侯乃能上體德意一新廟學可謂賢令尹矣昔晉范甯爲餘杭令興學校之教士皆宗之史官以謂中興以來未有如甯者唐郡邑至廣而不聞復有范甯者出獨衡山得一陸宰而杜子美作爲詩章誇張歎艷以爲首唱恢大義則茲事寥濶不常見自晉唐以來可知矣聞袁之士充賦有

司者萬載爲多異時莪冠振纓策名委質爲天子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者皆自今日教養之效而祝侯亦將去此而羽儀臺省益茂尊主庇民之業矣姑承命而爲之記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